

比利牛斯山的城堡

Slottet i Pyreneene

[挪] 乔斯坦·贾德 著 周全 译

一段刻骨恋情

一场灵异车祸

一次锋利诚实的内心剖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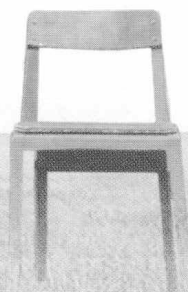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BILINIUSI SHAN DE CHENGBAO

比利牛斯山的城堡

[挪] 乔斯坦·贾德 著 周 全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:20-2011-266

Slottet i Pyreneene

Text © 2008 by Jostein Gaarder

H. Aschehoug & Co.(W. Nygaard), Osl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Jiel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比利牛斯山的城堡 / (挪) 贾德著 ; 周全译. — 南宁 : 接力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448-2712-6

I. ①比… II. ①贾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挪威—现代
IV. ①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4110 号

责任编辑: 李晓萍 美术编辑: 小 璐
责任校对: 王 静 责任监印: 陈嘉智 版权联络: 董秋香 媒介主理: 詹 悦
社长: 黄 俭 总编辑: 白 冰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<http://www.jielibj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E-mail: jielibpub@public.nn.gx.cn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: 880毫米×1250毫米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70千字
版次: 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: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00 001—15 000册 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三十多年的光阴飞逝，
时间却仿佛停滞
自从你离开，
空出来的时间多得吓人。
两个曾经亲近的心灵，
还能隔空交流？

贾德写出了完美的作品，把严谨的事实编织进爱情故事与超自然的感动当中。

——挪威《卑尔根时报》

对于你所不知道的事物，该如何相信？两位主角的处境让人感同身受，他们的困境令人感动。

——英国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

令人喜悦的故事，乔斯坦·贾德是最具原创性的勇敢作者。

——挪威《日报》

本书读来流畅舒服，最适合年轻读者。可是，对于已经开始思索自我生命本质、体会到死亡正在逐步接近的中年读者们来说，这本书可能会挥洒出难以言喻的感动。

——挪威《VG》

乔斯坦·贾德成功地塑造出两位鲜活、立体的角色。这是一部吸引人的作品，更有强烈且叫人难忘的结尾。

——《晚间邮报》

挪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

对于你所不知道的事物，该如何相信？

·1·

斯坦，我来了。当时宛如魔幻一般，竟然再度遇见你，而且偏偏是在那里！就连你自己也茫然不知所措，慌张得差点一跤绊倒。但那可不是什么“意外相逢”。有某种力量发挥了作用。你晓得吗？有某种力量！

我俩为自己争取到四个钟头的时间。不过“争取到”又能意味着什么呢？而且事后尼尔斯·佩特可就不怎么高兴了，一直要等到我和他驾车经过弗尔德的时候，他才终于开口讲出几个字。

那天，我和你只是在山谷中向上攀爬，过了半个小时之后，又重新站在小桦树林前面……

整段路途中，我和你都没有说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曾针

对当年那件事情进行交谈。其他的话题我们都讨论到了，但就是没能提到那件事。当时的状况与以前完全一样，我们还是完全无法一起坦然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我们两人便这么从根烂起，或许原因不在于你是你，也不在于我是我，而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凑成一对的缘故。

回想当初，我俩甚至没有办法彼此互道晚安。我仍然记得，最后一个夜晚我就睡在沙发上。此外我还记得你坐在另外一个房间吸烟时所传来的气味。我觉得自己仿若直直穿透墙壁和紧闭的房门，看见你低垂的头部。而你只是弓着身子坐在书桌前面吞云吐雾。第二天我就搬了出去，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，长达三十多年之久。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

如今我俩却蓦然从睡美人般的长年沉睡中苏醒过来，仿佛被同一个神奇的信号所唤醒！于是我们不约而同，再度长途跋涉前往那里住宿，更何况是在同一天。斯坦，在一个新的世纪，在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过了三十几个年头之后，我们突然互相说“嗨”！

现在可别告诉我，那只不过是巧合而已。千万别认为，其中并无外力在导引我们！

最超乎意料的事情，莫过于当旅馆女主人突然走上阳台时的那一幕。当年她还只不过是旅馆老板的年轻女儿而已。对她来说，一切同样都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我相信她一定也遭遇过“恍如隔世”的经历。你还记得她说了什么吗？她说道：“真高兴看见你们仍旧在一起。”那些字眼令人心痛，却也有点滑稽。因为我俩自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一个早晨，帮她照顾她的三个小女儿以来，便再也不曾与她见过面。至于我俩之所以会帮她那个忙，是因为感谢她曾经把两辆

自行车和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借给我们的缘故。

现在我的家人们正呼唤我过去。此刻是七月的傍晚，而且可别忘了，在此地海滨过的完全是放暑假一般的生活。他们想必已经把鳟鱼放上了烤肉架，而尼尔斯正好帮我端了一杯利口酒过来。他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封邮件，而我确实也还需要这十分钟，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想拜托你。

我们是否可以彼此郑重承诺，同意在阅读完毕之后将互传的邮件一概删除？我的意思是，毫不拖泥带水地立刻删除，而且也不可以把邮件打印出来。

在我眼中，这种新的联系方法就是奔流于两个心灵之间的思绪脉动，而非将会一直在我们之间持续下去的书信往来。这种做法的好处是，我们撰写邮件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。

更何况我们都已经另行嫁娶，并且分别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可不打算把我们的邮件全部都留在电脑里面。

我们不晓得自己何时必须离开人世。但总有一天我们都将摆脱这场嘉年华会中的各种面具和角色，只草草留下几样道具，直到它们也被扫出场为止。

我们将会走到时间之外，离开我们所称的“现实”。

许多个年头已经过去了，可是一想到与陈年往事有关的东西可能会蓦然重返，那种感觉便让我始终不得安宁。我会不时觉得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紧跟我的脚步，或冷不防向我的脖子呵气。

我一直无法忘记在莱康厄尔闪起的蓝色灯光，而且即使到了今天，我仍然会因为背后出现的警车而陷入歇斯底里。几年前的某个日子，有一名穿制服的警员按响了我家门铃。他绝对已经看出我有多么惊慌失措，但他其实只不过是想知道附近的

一个地址而已。

你一定觉得是我自己在那边杞人忧天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任何刑事犯罪的法律追诉时效现在都早已过期。

可是罪恶感永远不会过期……

所以请答应我，你会把所有的邮件都删除掉！

重逢的那天，一直要等到我俩坐在山间牧羊人小屋废墟的时候，你才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你来到此地。你试着把自己在过去三十年内所做的事情解释清楚，并且向我介绍了你正在进行的气候研究。然后你才开始稍稍叙述我们在旅馆阳台见面之前的夜晚，你所做的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梦。你表示，梦中的情节跟宇宙有所关联。但是你只讲了这么多而已，因为随即有几头小牛朝我们奔跑过来，又把我们追赶得退回到下面的山谷。后来你就没有对梦境作出更多说明。

不过你的宇宙之梦其实并不出人意料……当年我们在出事以后曾经设法睡上几个小时，然而我们都过于激动，更何况即使想不激动也难，于是我们仅仅闭目而卧，相互低声谈论有关星辰、银河系之类的东西。我们只谈到了这一类既庞大又遥远，而且高高在上的事物……

现在重新回想此事，难免会觉得奇怪。那是在我信仰任何东西之前所发生的事情。但我随后很快就找到了信仰。

他们又在叫我了。在把这封邮件传出去之前，我还剩下最后一点感想。当初我俩路过的那个湖泊名叫“埃德勒瓦特内”^①，意思就是“比较老”。对一个如此远离文明的山间湖泊

① 埃德勒瓦特内（Eldrevatnet）在挪威文的意思是“较老湖”。这座位于北纬61度，长11.66千米的湖泊对本书具有重大意义。——本文脚注若未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

来说，这个名称不是取得十分奇怪吗？从前在那里山区的岩壁和顶峰之间，究竟是谁“比较老”呢？

当我最近和尼尔斯开车从它旁边经过的时候，我只是盯着道路地图看个不停。自从那次事件以来我再也不曾旧地重游，而且我根本不敢抬头张望——在那个湖边就是没有办法！又过了几分钟，我们大转弯绕过另外一个关键地点（我指的是悬崖旁边的那个弯道），而那是整段车程当中最让我痛苦的处所。

一直要等到抵达下面的山谷之后，我才终于将目光从地图移开。一路研究了地图之后，我晓得了许多新的地名，还把它们念给尼尔斯听。反正我必须想办法找些事情来做。因为我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，以致被迫向他透露所有的一切。

接着我们来到新建好的隧道。我坚持穿越隧道，而非沿着中世纪的木板教堂以及河畔的旧马路行驶。我编出一个拙劣的借口，表示时间已经相当晚了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。

唉，埃德勒瓦特内湖！

那位“红莓女”则的确“很老”。至少当时我们都这么觉得，并且把她说成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。反正她是一位比较年长的女性，在肩上围着一块莓红色的披巾。当初你我必须相互确认，我们是否真看见了同样的事情，而那是在我们仍然有办法彼此交谈的时候。

事情的真相是，她跟今天的我同样岁数，既不多也不少。她是我们习称的中年女人。

当你向外走到旅馆阳台上时，我觉得仿佛是我在向着自己面对的方向移动。我们已经有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。但那还不是事情的全部。我再清楚不过地感觉到，我竟然有办

法从身体外面看见我自己——我的意思是，从你的视角、用你的眼睛看见了我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自己仿佛变成了“红莓女”。一股令人不安的感觉袭上心头。

他们又在叫我过去了。这已经是第三次了，所以现在我干脆就把邮件传出和删除。来自苏伦的温暖致意。

我必须极度自我克制，才不至于写出“你的苏伦”，因为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分手。当年我随手拿起自己的几件东西就走了出去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我等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才从卑尔根写信过去，请你把我其余的物品打包寄回给我。但即使到了那种关头，我也没有把它看成是正式的分手，不过这么安排起来到底最为方便，因为我早已待在挪威的另一边了。那是我遇见尼尔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，而你要等到过了十年多以后才与贝丽特找到彼此。

你实在很有耐心。你从未真正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而我则不时觉得自己仿佛过着重婚一般的生活。

我永远忘不了昔日在那条山间道路的遭遇。我往往会感觉自己无时无刻都对那件事念念不忘。

随后所发生的事情，其实既神奇万分又鼓舞人向上。今天我把它当成礼物看待。

假如当初我们有办法共同收下那份礼物的话，那该有多好！可是我们都吓得六神无主。起先你就那么昏倒了，必须由我来照顾你。接着你突然一跃而起，向外狂奔而去。

过了没几天，我们已经开始貌合神离。我们丧失了能力或意愿，再也无法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。

那是我们两个人，斯坦！真是不可思议。

苏伦，苏伦！你漂亮极了！你身穿鲜红色的衣服，背对着峡湾和白色围栏，是那么灿烂夺目！

我一眼就看出那就是你，我看出来了。还是说，我眼前出现幻觉了呢？但那的确是你——宛如从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时代蹦了出来！

而且现在我想立刻告诉你的是：我根本就没有把你跟什么“红莓女”联想到一起。

你竟然真的写了邮件过来！在过去几个星期内，我都一直衷心期盼你会这么做。虽然当初提议互通电子邮件的人是我，不过最后是你在临告别时表示，你会等到时机适宜的时候发声，主动权因而落入你的手中。

我之所以会那么不知所措，是因为无法想象我们竟然能够像从前那般，再度在同一个偏僻的角落见面。那就仿佛我们是为了一个古老的约定而活，务必要在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重新相聚。然而，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安排。一切只不过纯属巧合罢了。

重逢的那时，我刚好端着放在碟子上的咖啡杯走出餐厅，一时手忙脚乱而把咖啡泼洒出去，烫伤了我的手腕。此外你讲得完全没错，我好不容易才站稳——我必须抢救咖啡杯，免得它摔落地面。

我向你的丈夫简短致意以后，他突然急急忙忙去汽车上拿东西，于是你我二人有机会交谈几句，而旅馆女主人随即走了出来。她想必是看到我从接待柜台那边走过，并且还记得我在许多年前的模样——那时她母亲还掌管这家旅馆。

你与我面对面站立，而女主人显然把我们看成是一对中年夫妇。她以为许多年前我们在那个峡湾分支进行过一次爱之旅

以后，便定下心来一辈子长相厮守（这也是我曾经想象过的事情），如今或许是因为恋旧情怀急性发作的缘故，于是又回到自己年轻时代经历冒险的现场。更何况我们吃完早饭以后理所当然应该走到外面的阳台上，即便我俩都顺应时代风潮而戒了烟，但那其实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。而且我们还必须向外远望紫叶山毛榉、峡湾以及山峦。因为当初我俩也都一直那么做了。

旅馆改变了接待柜台的格局，并且还新增一间咖啡馆，供人们路过此地时稍事停留。树木、峡湾和山丘依旧维持原样。大厅里面的家具和图画也都如此，就连台球桌也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，但我怀疑可曾有人为那架老钢琴调过音。当初你曾经用那架钢琴弹过德彪西，还弹奏过肖邦的夜曲。而我永远无法忘记其他的房客们如何聚集在钢琴周围聆听，以及你如何赢得了如雷掌声。

三十年的光阴已然飞逝，时间却几乎停滞不前。

我差点忘了提起唯一真正的改变：那些隧道是新的！昔日我俩必须乘船过来又乘船离开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以替代的交通选择。

你还记得吗，当初等到最末一班渡轮抵达之后，我俩如何暂时消除了心中的焦虑？那个村落随即完全与外界隔绝，我们可以平安度过剩余的整个黄昏、夜晚以及第二天早晨，直到“蹶水”号渡轮驶出峡湾，在午餐时间以前重新载运乘客过来为止。我们把中间那段空当称为“宽限期”。若是在今天的话，我们恐怕必须整晚都坐在阳台上，不断密切注视从隧道驶出的每一辆汽车，观察它们究竟是继续往西方奔驰呢，还是会在冰川博物馆那边拐个弯，然后开到旅馆这边来把我俩接

走——我的意思是，过来拘捕我们。

顺便提一下，我早就忘记了我们曾经帮她照顾女儿那回事。可见我并非什么事情都记得。

我赞成你的想法，要立刻把我们阅读完毕的邮件悉数删除，接着在传出回复之后也删除自己的回信。因为我也不喜欢在硬盘里面留下太多东西。能够随兴抒发一下各种想法和杂感，有时倒是不错的放松方式。总而言之，如今被储存和保管起来的言辞已经泛滥成灾，无论在因特网、闪盘还是电脑硬盘都是这样。

我已经先删除了你传给我的电子邮件，然后现在才好整以暇地撰写回复。但我必须承认，删除邮件的做法也存在不少缺点，因为当我此刻坐在这里的时候，已经苦于无法重新查阅你所写过的特定文字段落了。现在我只能仰赖自己的记忆力，而且此后的邮件往来也必须如此继续下去。

你曾经暗示，可能有某些超自然的力量在后面发挥了作用，促成我们奇迹似的在旅馆阳台上重逢。可是就这方面的问题而言，我必须打从一开始就请求你的谅解，因为我会跟从前一样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。反正我只能把这种意外相逢看成是偶然事件，而且其背后既不隐藏任何意志，亦无“操控”可言。虽然此一案例牵涉到意义重大的巧合，而非小事一桩，但你还是应把我们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其他日子一并列入考虑。

尽管我现在正冒着进一步强化你神秘学倾向的危险，但我还是不得不向你说明一些事情。当我搭乘大巴士在贝里索登附近的山上驶出长长的隧道时，整个峡湾笼罩于浓雾之中，以致我看不见下面的任何东西。我看得见山顶，然而峡湾和山谷却仿佛从风景中被抹除了一般。接着又冒出一个隧道，而等到我

们驶出它的时候，我已经位于云端下方。此时我可以望见峡湾和三个山谷的底部，却怎么样也看不到山顶所在的位置了。

我心里想着：她有可能在这里吗？她也会过来吗？

然后你真出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当我端着几乎满溢的咖啡杯走出餐厅时，你正以少女般的夏日装扮站在阳台上！

我感觉是我自己宛如赋诗一般地把你编造出来，在当天将你写入了那间古老的木造旅馆。你站在外面阳台上，就好像诞生自我的记忆与思念之中。

你会在我脑海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，其实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如今我突然再度来到了从前被我俩戏称为“情色角落”的地方。但纯粹是出于巧合，我们才会在同一个时间抵达那里。

当我坐在早餐桌旁啜饮苹果汁、敲开一个水煮蛋的时候，心中正在想着你。我被前一夜的强烈梦境搞得完全晕头转向，于是干脆端着咖啡杯走上阳台。天哪，你就站在那儿！对你的丈夫我深感抱歉。过了一个小时，当我们二人背对着他走入山中的时候，我完全可以体会他的心情。

对我来说，我们步行的方式以及我们相互交谈的语气，都像是我俩青春时代在当地的日子里所荡漾出的美丽余波。山谷依旧维持着老样子，而且正如同我所说过的，你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。

然而我不相信命运，苏伦。我真的不相信。

你重新谈起了“红莓女”，使我回想起我一生中所遭遇过的最奇特的经历。我并没有忘记她，而且我也不打算否认她的存在。不过请稍等一下再来谈她。因为当我踏上归途时，还看见了其他的事物。

你们夫妇驾车离开之后，我继续留了下来，准备第二天早上前往新成立的气候中心参加揭幕仪式。我还告诉你，接下来我还必须在午餐时间配合那项活动简短致辞。所以我要等到星期五早上，才搭乘快速渡轮从巴勒斯特朗航向弗洛姆。我在弗洛姆等待了几个小时后，又搭乘火车前往米达尔，然后转车直奔奥斯陆。

在我前往米达尔途中，弗洛姆铁路的列车在一座巨大瀑布前面停了下来——它名叫休斯瀑布。观光客们几乎是推挤着要到火车外面，以便有机会拍摄奔腾流水，或者至少能够观赏那宛如白垩一般洁白的飞瀑。

当我们站在月台上的时候，瀑布右侧的山坡突然冒出一个“森林女妖”。她简直就像是虚缥缈之中舞动出来的。然后她同样迅速地消失不见，但只消失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，又在三四十米之外再度现身，而且她还把这样的动作重复了好几次。

你对此有何看法？难道超自然的事物就不必服从自然法则了吗？

但我们还是不要妄下结论为妙。是我眼前出现异象了呢，还是我在做白日梦？可是那里另有两百多人在场，同样亲眼目睹了我所看见的东西。莫非我们都成为一个“超自然事件”的见证者吗？我是说，难道我们都看见一个货真价实的“女妖”或“精灵”了吗？不对，当然不是这样。那一切摆明都是特地为观光客们安排出来的，而其中我唯一无法弄清楚的事项，就是女演员们每小时的报酬。

还有什么是我忘记说明的事吗？想起来了，总之那个女人移动身体的方式极不自然。更何况她还能够用闪电般的速度从